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硯山齋雜記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李胤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硯山齋雜記

雜家類四 雜品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硯山齋雜記四卷不著撰人名氏研
山為孫承澤齋名或疑即為承澤作然所引
查慎行敬業堂詩王士禎居易錄等書皆在
承澤以後則必不出承澤手考承澤之孫炯
有硯山齋珍玩集覽此書或亦炯所撰歟首

論六書而附以璽印及刊板告身表丈之屬
次研說墨譜而附以眼鏡次為銅器考密器
考皆頗足以資考證蓋承澤雖人不足道而
於書畫古器則好事賞鑑兩擅其長其所收
藏至今為世所重炯承其遺緒耳濡目染具
有淵源其所論著一一能詳究始末細別纖
微亦足備考索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硯山齋雜記卷一

北平孫承澤編

六書

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取用之文字素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

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

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以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及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及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

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
象形文字今所謂蝌蚪書以形言之為蝌蚪指體即周
之古文鄭玄知者若于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
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
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
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
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

吾衍論字有七變

古今字有七變一曰蝌蚪書蒼頡觀天地之文以意度為之文字之祖今之偏旁是也以漆點木故其文多似水蟲故曰蝌蚪二曰籀文大篆史籀取蒼頡形意配合為之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也以籀書為大篆故此曰小篆四曰秦隸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非今之隸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世傳秦權秦量刻文即秦隸字人不能別亦謂之篆

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五曰漢篆漢器款識及諸印文是也即秦之隸書也六曰漢隸蔡邕石經及諸漢碑之字是也此體最為後出皆有波法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書七曰款式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之學者取款識字為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

論鍾鼎文之謬

近世戴衢以鐘鼎文編六書故不知者以其字便於用
無說文聱牙之患多取之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
旁不能全有即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凸
本音眾加宀即為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村字本作邨
从邑从屯今乃書為村字從木从寸又引杜詩無村眺
望賒為證謬誤甚矣况說文無此村字許慎引經為證
漢時文皆篆隸乃得其宜今衢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
古文反以近世嗟誤俗字引以為證鏘鏘鋸屎屎等

字皆係世俗字為鍾鼎篆體各有詳註卯字所解尤為不雅編首字源分門類為次第蒼頡之法到此書為一厄矣學者先觀古人學書方知其謬

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註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註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蚪蚪文

陸深書輯曰蚪蚪今之蝦蟆子也古未有筆墨以竹挺

點漆書竹簡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首粗尾細自然成象後人巧擬形狀失本意矣

識文之異

湯允謨云識文夏用鳥跡篆商用蟲魚篆周蟲魚大篆秦大小篆漢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楷書唐用楷隸三代同陰識謂之偃囊其字凹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凡陽識決非三代物

篆隸

袁桶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最忌入八分今世俗乃以八分為隸何具不察耶

東臯雜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為何說

分隸正書不同

秦之隸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分書也蓋

隸書本如此後漸變為今正書耳歐公以此似今八分
遂呼漢人分書為隸既知其不同且疑薛尚功摹之失
體誤也今人作正書是鍾王法然鍾王古字亦多與今
不同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隸相雜疑當時正書如
此至唐中葉已後始變如今法後人純學鍾王也

純學
隸

草書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
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

詔書編于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
詔即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
之令廙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
晉書邳鑿傳帝以鑿有器望萬幾動靜
輒問之乃詔時草上表疏以從簡易故草書之可通
於章奏者謂之章草

章草

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
帝書也按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

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
愔漸以行之是也然雖曰草而隸筆仍在緣去隸未遠
故也

趙子昂絹書草書字訣歌跋云世有草書訣本非善草
書者所作故多謬然初學便於誦習兼具間亦有可取
者戲書一過以子久好此因以遺之

載酒問奇

載酒問奇字今人常用之然漢書第言劉棻從楊雄學

作奇字而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看從游學則載酒學奇字蓋二事爾今人又以字之新僻者為奇字至以名齋名書皆謬也此所謂奇字乃大篆耳王莽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蕭子良

云籀書即大篆新臣甄豐謂之奇字史籀增古文為之故與古文異也今乃以隸書之異者而冒其名皆不讀書之過也

字數

中域字數漢許慎說文九千五百九十三宋沈約四聲譜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隋陸法言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洪武正韻依毛晃所定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今陸秦范斗韻譜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經生韻士所

知曾不及半唐孫恂所收唐韻至四萬五千五百有奇

署字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程史謂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史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陸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北史斛律金不識

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
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庠狄干不知書署名乃
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椎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
為吉而後成其外世說蕭引書法邁逸陳宣帝嘗指其
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
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
何由知我為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書後主紀領
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

東觀餘論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押字

法書題名首尾紙縫間曰押縫又曰押尾後人以草記自書曰押字孫公談圃先朝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從簡省代名也劉莘老蘇子容得張安道書但著押字不稱名畢文簡與萊公帖尾用押字下加拜咨皆以

押字代名按東觀餘論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
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為花押

裝池

海岳書史藏書金題玉躐錦罽繡褙押頭為金題軸心
為玉躐罽為卷首綾一名玉池標外加竹界打撇其履
首為標褙法帖譜系云大觀帖用皂鸞鵲錦標褙

帙

羣碎錄云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用帙藏之如今裏

金天口石台言 卷一
袂之類宋真宗取廬山東林寺白居易集命崇文院寫
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嘗于秀水項氏見玉右丞畫一卷
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內襲以薄縑
故帙字從巾

弓縛

道書謂一卷為一弓音膠與軸同佛書謂之一縛禪學
曰多羅樹葉書二百四十縛縛與卷同硯北雜志徐季
海題佛經云上第幾隔隔如梵夾也

題簽

都元敬鐵網珊瑚載逢澤湯允謨云宣和天水雙龍印
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圓名畫用方又宣和明昌二帝題
簽法書用墨名畫則用泥金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光紙也
今多讀作平聲

傳國璽

秦璽至漢已亡後之僭竊多偽為之具不足重明矣弘
治中秦中所進上令禮部察驗謂與輟耕錄所載秦璽
規製不合僅賞軍人毛志學銀五兩天啟時河南撫臣
所報上令賚進天子親御文華殿璽貯御前逆闖魏忠
賢手捧之憑軒頒示羣臣皆呼萬歲傳制受賀而罷然
巡撫程公紹一疏烺烺千古程公德州人崇禎初起為
工部侍郎

宋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正綠

色以獻于朝蹇序長安惇等皆言此秦璽漢以為傳國寶自五代失之今為時而出尋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議於是蔡京等奏考之璽文皇帝壽昌晉璽也受命于天後魏璽也有德者昌石晉璽也今云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哲宗遂以五月朔御殿受賀改紹聖五年為元符元年此事與天啟朝事極似

少司空齊穡公言察哈爾國元之滴派也世雄長西北

諸部傳至琳丹汗在位日久忽欲往西域皈依佛教其台
吉納延等苦諫不聽國中無主

太宗皇帝因發兵追降之其尚璽近侍以傳國玉璽倉
卒坎地而霾之兵既退有童豎牧羊其地一羊屢至坎
所蹄之不已驅之復來牧覺有異試發土則璽見焉聞
於官遂進上時天聰某年也今藏

御府予按何文肅喬新集云五代後唐從珂時秦璽燬
石敬瑭入洛更以玉為之重貴獻之遼興宗試進士遂

以有傳國璽者為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傳國璽於
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拉爾氏者漁於桑乾之濱得之
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以為歷代傳國璽上之
至正末中山大兵至燕順帝攜之北遁沙漠其本末如
此以文肅言考之自五代之亂璽歸於遼遼歸於金金
歸於元在察哈爾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於

本朝詎偶然哉又按王冕詩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駝空
引舊魏房蓋未詳矣

印

孔琳之建言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
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悉遷改尋
討其意私所未達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按漢
書朱買臣還郡郎中稍見其印綬則知自漢以來一官
輒易一印矣琳之但言其終年刻鑄喪功消實若今日
官府文移案牘唯憑印信使一官一印則偽章日告奸
弊百出矣大抵古時文案比今猶省版牘之制此時尚

存非若後世闕防之多故其習得相沿久而不革也
按明初王彝印說古者一官一印居則佩之罷則解之
至晉始惜金銀銅炭之費自是衆官皆一印觀琳之此
疏恐未然考宋史輿服志熙寧詔自今臣僚所授印亡
歿並賜隨葬不即隨葬因而行用者論如律此或其特
恩或因事而賜者又宋制凡官府印皆有銅牌刻文云
牌出印入印出牌入

告身

中書所書告身皆佐史體無佳筆隆慶中司馬王崇古以泥金書軸請寶為言者所糾然唐制皆名手書如顏魯公自書告身朱巨川一人而顏魯公徐季海俱為之書巨川賴此以傳至宋即當制者書字兼真行幸得歐蘇便奉為瓌寶

紫泥

青溪暇筆云晉朝為詔以青紙紫泥紫泥猶今泥金之類蓋泥紫色以書字也予按漢舊儀天子信璽六皆以

武都紫泥封之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西京雜記云漢以武都紫泥為墮室加綠綈其上非以書字也菽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謂之芝泥皆濡印染籀之具也姚說誤

印章

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為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章一道耳然其人皆不善書落墨已繆安望其佳其人能行楷能篆籀

者所為印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

蚪蚪大篆今絕矣古鐘鼎上字雜用不得梁千秋刻印章名重一時用字憤憤古篆雜不得隸書今人不知也

秦人隸書今不知者亦以為篆

鈍吟
雜錄

宋人間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變態其式有用古鐘鼎琴樣花葉之類今人皆不行瓢印頗有用者亦隨時可耳唐人名印有學漢法者皆圓潤工緻宋人多勁古元

人或失之野今皆以為漢失之矣

鈍吟
雜錄

篆法貴古不貴巧漢印白文皆鑄成者但記爵名而已
無為字者其篆體亦方正無多轉折至唐用朱文刀刻
如有字及道號而印璽之法從此日趨於巧矣然自唐
及明隆萬以前書翰家亦不多用印章用者只是銅牙
章及黃楊木故講此者頗少今地不愛寶文石肆出好
奇之士鐫鑿爭工各以其意相配換無復知有方正體
者且專講刀法而漢鑄之體幾亡

印章舊尚青田石以燈光為貴三十年來閩壽山石出
質溫栗宜鐫刻而五色相映光采四射紅如鞞鞞黃如
蒸栗白如珂雪時競尚之價與燈光石相埒近斧鑿日
久山脉枯竭或以芙蓉山石充之無復寶色其實不及
壽山五之一矣二山皆在福州

內外各衙門印除武職柳葉篆文餘俱九疊文欽天監
歷日則七疊文監察御史八疊文紐上有眼

漢官儀吏秩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龜紐其文曰章刻曰

某官之章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其文曰印刻曰某官之印今士大夫私用圖記曰某章某印全無區別矣

刻書

刻書咸云始於後唐明宗揮塵餘話云毋丘儉貧賤時借文選于交遊間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鏤之遺學者後仕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枌見于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諤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于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今盛

行于天下蜀中為最明清家有謬書印本五經後題長
興二年予考常熟毛氏刻五代史補無此條吳太史任
臣十國春秋蜀母昭裔傳請後主鏤板印九經又令門
人向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
錄誤昭裔為毋丘儉耳

刻書始于五代昔人率以為然予按司空表聖一鳴集
有為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乃焚
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鏤云云則唐已刻書此其昭昭

可據者顧前無引之者何也

沈存中云慶厯中有畢昇為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銅板合之

表文忌諱

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著之典章使人不犯其法良善一百六十七字者極盡歸化亡播晏徂哀奄昧駕遐仙死病苦沒泯滅凶禍傾頽毀僵仆壞破晦刑傷孤墜隳服布孝短夭折災困危亂暴虐昏

迷愚老邁改替敗廢寢殺絕忌憂切患衰囚枉棄喪戾
空陷厄艱忽除掃擯缺落典憲法奔崩摧殄隕墓槁出
祭奠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幻弊疾遷塵亢蒙隔離去
辭追考板蕩荒古屯師剝革睽違尸叛散慘怨尅反逆
害戕殘偏枯眇靈幽沈埋挽升退換移暗了休罷覆帛
斷收誅厭諱恤罪辜愆土別逝泉陵此延祐元年十一
月取定擬至三年八月寬具禁矣其字樣雖難悉避然
亦玉堂視草者所宜知也

十七帖述

王弘
撰

此帖前人謂皆與周益州者周名撫字道和永和三年桓溫攻成都李勢降以撫代毋丘奧為益州刺史進爵建成公征西都護進鎮西將軍在官三十餘年有惠政卒蜀人廟祀之帖中多言蜀事又按淳化帖有一帖云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卿尊長或須此今送則此帖謂是與周者可信而中有數帖非與周語來禽帖宋僧邦詩謂與桓宣武楊用修四川志只載八帖是與周則謂此

帖皆是與周者亦不然也帖凡二十有七以第一帖首
字名篇故曰十七帖張彥遠法書要錄云十七帖長一
丈二尺即貞觀中內本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烜
赫著名帖也黃長睿東觀餘論云十七帖多臨本永禪
師虞世南褚庭誨臨字皆不甚遠故書有數本皆不同
南唐李後主勒石澄心堂者乃賀知章臨本宋魏泰家
有硬黃本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淳化帖刻多殘缺今
世所傳雖非皆右軍真蹟然皆出于右軍要皆不及唐

人摹刻帖尾有敕字及虞褚勒定者為佳也

山史工書嘗刻華州郭宗昌金石史家藏漢唐以來金石文字甚富古文辭亦嫻雅在關中蓋張芸叟一流人

肅府淳化帖

肅府淳化閣本自莊王受封太祖賜之宋刻憲王時泐岷道潁川張鶴鳴得李子崇本於白下材官本於卑蘭請肅王賜帖校讎見古法帖數段久缺而茲獨全知為馬房光怪以前物也姑蘇如玉南唐張應台為之雙鈎

鶴鳴攜之峇陽憲王乃鑄石於蘭未竟而薨世子識鉉
卒鑄於萬曆辛酉先後七年其初搨用太史紙程君房
墨人間難得搨工間有私購者直五十千刻用富平石
一百四十四葉二百五十三藏府東書園殿鼎革時石
幾淪缺順治甲午洮岷道揚州陳卓補刻復成全璧然
神明不備視初搨逕庭矣乙卯平涼逆焰及蘭靖逆奮
威二將軍自河西來軍於龍尾皋蘭之間攻城不下賊
欲破石為礮偽知州徐某力救得免今移置州學有張

尚書鶴鳴王尚書鐸憲王父子四跋云

定武蘭亭

唐太宗留心右軍之蹟因魏徵言蘭亭叙真蹟在僧辨才處特遣御史蕭翼賺得武德四年叙入秦府貞觀十年始命湯普徹馮承素諸葛貞歐陽詢褚遂良各有臨本而歐褚流傳最著後之所謂定武本歐陽臨是也所謂唐絹本褚臨是也定武本當時石刻禁中每紙已值錢數萬迨後石晉之亂契丹輦之而北路棄殺虎林慶歷

中李學究得之具子負官緡無償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帑金代償納石于庫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刊一別本以應求者此郡真蹟已有二刻矣具子紹彭字道祖又模之他石潛易古刻又剔損古刻湍流帶右天五字為識大觀中詔向具子嗣昌取龕宣和殿後靖康之亂金人取石鼓及蘭亭叙重遭輦至于燕見宋人姜白石蘭亭考中石鼓在國學而蘭亭不知所在矣今存國學者疑是定州薛師正翻刻本或薛紹彭所刻本雖非古刻

然元人不能也此石一云明初出天師庵土中一云元順帝北還重櫬裹載棄之于路徐中山取置國學

劉餗傳記云蘭亭叙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後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馮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叙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

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叙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
汝陰王銍性之謂餽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
言當不妄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文皇始定天
下威震萬國尪殘老僧亦何敢靳一紙書或者云辨才
所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秦晁黃三公皆信而不疑
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閣立本繪辨才蕭翼圖則出
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

退翁跋國學蘭亭

國學蘭亭為諸家刻本之冠然不知何時入國學或云元順帝北遁棄之中途明太宗取之置太學中又云出天師庵草廩土中國子師取置太學廡下觀其所刻非宋人不能疑為薛道祖所刻換舊石本又云為李學究曾刻一本獻韓忠獻定州去京師不遠元人移至於此也

禊帖以定武本為最其真者已如天吳紫鳳不可得見即宋人翻刻諸本在世亦少惟國學一石稱魯靈光此

冊乃萬歷以前所搨尤不易得也

雲麾將軍碑

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為李思訓在陝西一為李秀范陽人唐明皇以功拜雲麾將軍封遼西郡公葬范陽福祿鄉碑刻於天寶元載此碑久貯良鄉庫中不知何時入都城明宛平令李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雲麾碑建古墨齋以覆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傳為萬歷末王京兆惟儉移去汴中

閣帖

石林燕語

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於秘閣世傳為閣帖是也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祁公之子藏名書畫最多真蹟今猶有為李駙馬公炤家所得者實為奇蹟而當時摹勒出待詔手筆多疑滯間亦有偽本如李斯書乃李陽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後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為絳本慶厯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

曾希白摹刻於州解為潭本絳本雜以五代近世人事
微出絳希白自善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元祐間徐王
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無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
布又命劉燾為館職取淳化所遺與近時出者別為續
法帖十卷字多作燾體又每下矣

硯山齋雜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硯山齋雜記卷二

北平孫承澤編

書紀

學書不可漫為散筆必於古人書中擇百餘字成片段者併具行間布置而學之庶血脈起伏有一種天行之趣久之自書卷軸文字不必界畫算量信手揮之亦成準度所謂曰權銖兩者也

學書妙在神摹神摹之法將古人真蹟置案間起行遶案反覆遠近不一觀之必已得其揮運用意處若旁立而視其下筆者然後以銳師追之即未授首亦直薄城下矣

摹法書即楮札長短亦須經意求與原者不差分毫方易於追步此無他法一似欲作偽蹟欺人者則無不肖矣

近時有善作偽書欺人者亦多有優孟伎倆及其撥置

古人自運依然倥父面目此固由其胸次猥瑣不能吸攝古人妙處亦是用意規擬時止求踐成跡不能神而化之消歸自己故也

古人作一段書必別立一種意態若黃庭之玄淡簡遠樂毅之英采沈鷺蘭亭之俛仰盡態洛神之飄颻凝佇各自標新拔異前手後手亦不相師此是何等境界斷乎不在筆墨間得者可不於自己靈明上大加淬治來

吾輩學書正如壯兒學手搏豈是不能握拳築脊直
是要學其勢耳得勢則跳躍顛撲動能制人死命令旁
觀者見其雄逸震蕩以為天地且入其低昂簸弄中奇
態溢出矣

唐人書法俱從右軍禊帖中各自紬繹而成如伯施得
其朗潤信本得其縝密登善得其婉逸公權得其雄邁
泰和得其超卓陸柬之趙模則又全體脫出而乏其神
駿其不踐迹而天成者顏平原楊景度二人耳

精墨乃松液所成又經化鍊輕升滓濁盡去漬以清泉磨以瑩石如膏如露濡毫之餘間用吮吸靈竒之氣透入竅穴久久自然變易骨節澄鍊神明謂之墨僊非虛語也世謂耽書畫者必壽此理也耶

梁武帝學佛精兒陶弘景神僊宗伯唐太宗英武真君李煜荒淫屬主而皆篤意書法咸有深嗜卓詣蓋由書道中備有真寂玄曠與夫雄姿綽態可攝種種根性令其醉心耳

米南宮書大小天馬賦有掣銜頓轡不受羈絡之氣山
谷注李伯時所寫天閑六馬贊矜栗聳峙如就駕鑿與
排仗闔闔蓄千里遠邁之意而不敢逞若坡翁作馬券
與李方叔則高朗卓犖宛然龍駉步驟延頸顯目以顧
草澤之羣三公筆墨變化往往隨事注精以展其妙如
此

林君復得宛陵葛生所茹筆十餘筒云其中精妙者二
三用之如百勝之師橫行楮墨間所向無不如意林書

清瘦灑落有雪鶴松猿之韻想見葛生所擅當以圓勁
不滯為勲耳

李陽冰忘歸臺銘篆筆細瘦綠當時用活石鐫刻歲久
漸生刻處幾合石刻而復生天下自有此一種物亦息
壤之類也

費補之論書貴有節氣畫貴有風味畫之風味易知書
何以見有節氣蓋謂會古融今靈爽獨運處自備一種
勁秀不唯不逐時尚兼亦不隨古人脚根轉耳

東坡先生用李廷珪以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書杜詩十
三篇仍各於其下箋名以玩之相與品墨之次第坡公
鑒墨極精又手書杜作此卷真墨寶也竟不知落何處
耳

樂毅論王著所書李白狂草葛叔忱所書絕交書李懷
琳所書大字蘭亭叙徐鉉所書

江鄰幾云永叔書法筆最弱濃磨墨以借其力故知用
墨濃淡燥潤得筆者無不如意

右軍英毅卓犖細玩則恬和典雅溢出所謂金玉其相也獻之非不俊邁然芒采四射如八寶中水晶矣

米南宮創意為雲山簡古蒼老真有落墨成象之趣數文即小涉經營其神渾身入水墨中一一運出令人得坐而索其蹊徑也即蘇明允文字沈雄簡勁如負嵎之虎威震毛族子瞻兄弟乃若起而搏擲矣然則此數公即藝事亦居然父子也

沈存中云唐太宗力購羲之真蹟唯樂毅論乃右軍親

筆於石而鐫之以為家法者昭陵之殉亦以其石便於
翫耳後溫韜盜發其石已碎用鐵束之皇祐中高紳學
士之子安世為錢塘主簿存中就其家見之末後獨一
海宇

世又以為蘭亭入昭陵正坐此帖之誤蘭亭開皇中已
為秘寶江都隨行久付烈焰蕭翼計賺之說傳奇幻語
烏足深信也

存中云三館楷書非不精不麗求其好處到死無一筆

世所傳樂毅論正是三館楷書耳

歐陽文忠公題官奴帖以為皆魏晉人施於家人朋友
逸氣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
書為事終老窮年疲敝精神而不以為苦是其可歎然
鍾繇嘔心裂被張芝臨池池水盡墨曷常不專精篤志
唯具專篤故偶然揮運自成神妙耳文忠此言似無真

會

祝枝山刻陳少陽書草於鎮江郡庠其書言三事一留

李文定而黜汪黃一乞下罪己之詔亟罪不進兵之將
一請勿幸金陵此書上即日被禍而所刻乃其葉草也
山谷肇窠書學痊鶴銘瘦勁清栗真出鐵石手腕其行
押書亦有透絹處沈鷲痛快墨汁透入絹背即襯紙亦
可裝潢作玩也

樂毅論小中有楷黃庭經楷中有小東方朔畫贊五分
中有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曹娥碑五分字四分
畫刀命表三分畫五分字

唐太平公主淫縱無檢知愛樂毅論妙蹟則天以織袋貯置箱中投之後為咸陽老嫗竊出竟付竈火

唐翰林搨書人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張天駿有廝養婢善書觀者嘖嘖嗟賞

凡作小楷不可尋常須有法象黃庭經肩有力而腰腳隨風洛神賦頭足用力而胸腹慊然天僊水僊宛然可見樂毅論勁正而道斂東方朔贊和易而逍遙以寫二賢之情性力命表柳葉溶曳於微風象微臣之遇寵曹

娥碑花蕊飄流於駭浪似幼女之捐軀巧畫不能摹雄
文不能寫而形容分明可見於翰墨之間此天地之融
精鬼神之幹妙所以數帖神護持傳寶百世也

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
為花押韋陟有五采雲之目宋施結喜收古人押字類
而成書魏晉名蹟梁搜藏皆令朱异懷充沈熾文徐僧
權滿賽押縫唐及北宋人往往以押名通書問雖上表
章猶或用之近世始施押字於公移以防詐偽而不敢

復施於所尊矣余購得蔡君謨手簡實用押名見者疑駭因而落價亦可笑也

王右軍書陸機文賦褚河南亦臨之孫虔禮書揚雄蜀都賦俱有石刻今不甚行

漢官者李巡請於靈帝令蔡邕考定石經書刻於鴻都門古闈宦好學乃過士大夫如此余聞宋光堯手書十三經刻石今雖殘缺尚在杭州府學大成殿兩廡士流未有過而問者經術日衰可歎也

米元章論書於道君前曰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
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何如對曰臣書刷字世皆不
解其何語余為銓注曰勒字顏法也排字歐法也描字
虞永法也畫字徐季海法也刷字本出飛白運帚之義
意信肘而不信腕信指而不信筆信筆而不信墨揮霍
迅疾中含枯潤有天成之妙右軍法也隱然凌轢諸老
自占一頭地

宗忠簡公留守汴京當金人蹂躪之餘百務拮据豈有

意營不急者一日於艮岳遺址得定武契帖石刻即遣力輦至行在中途為韃里雅布邀截以去後金昌宗以為秘玩蓋右軍秀傑之筆照曜天地不惟蠻貊通知寶愛即勲名忠耿之老亦不容屑越於顛沛時也

宣城陳氏世傳王右軍求筆帖至唐柳公權與求筆先與二管戒其子曰柳學士如能用當留此不爾退還以常筆與之柳果不能用易常者蓋前二者唯右軍能揮運耳余見柳書大小真蹟皆極雄勁尚未能執筆豈能

遽窺山陰堂奧哉書道之不易如此

孫過庭書可謂變動之極矣昔人猶以千字一律如風
偃草短之何也

唐石經多妄加改竄明皇尤喜穿鑿既亂大學次序又
刪去顏淵問仁五句孝經刪閨門一章洪範改頤陂二
字其注老子吾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乃自詫云本
無求於二字實朕所加其敢於妄作如此

元大德間錢塘錢國衡刻十種蘭亭筆法咸有異趣南

宋內府五十餘種與韓氏羣玉堂賈氏悅生堂本爾時猶有存者故國衡得選其萃耳

徐州伎人馬盼學東坡書能得其彷彿坡書黃樓記碑其中山川烟雲字皆盼筆坡笑許之遂刻石不復易

漢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周官之義鄭衆賈逵往受業馬林孝存以為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為陰謀之書康成獨知為聖法故能答其難且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有訓詁周官之不廢杜氏力

也

蜀王楷書藏書數千卷一一皆出親札每趨朝於白藤
檐子中寫書書法尤謹

孟蜀時母昭裔少寒微與人借文選不得憤曰吾他日
貴當鏤板行之

鄭康成博學遠舍生書帶草孫知微畫大慈寺壁流彩
所至一院盡生草如錦罽界毬刻去復生誰謂才人筆
端為細事耶

寫字之義不徒執筆揮運而已蓋有傳寫模寫傾寫三義秦始皇三十六年每破諸侯寫倣其宮室作之咸陽勾踐破吳范蠡遁去以黃金寫少伯之形而奉之禮器之泐者不寫

古今婦人書惟渤海高氏稍存格度其他即婉弱不勝雖以管仲姬日與魏公薰灸亦不免此李漢老曾詠女子寫字句云雲情散亂未成篇花骨傾欹終帶軟亦實語也偶閱秦淮諸姬與徐範素君宛若各書題此

永樂中令翰林習書人朱銓金書金剛經洪熙潛邸令
江濬金泥寫佛經成弘間尤盛今鬻古者炫飾之悉歸
趙魏公矣

書家得一好筆如壯士拾一寶刀得一良墨如統軍者
受千艘之餉得數行古蹟如行師佩玄女兵符

趙松雪得米顛壯懷賦闕數行取刻本臨書以補其闕
凡易五七次終不如意因歎曰今不逮古多矣蘇滄浪
補書懷素自叙前六行細玩亦終似有擬議未混合處

元錢塘人李和鬻碑刻為業有印記曰李和鑒定石刻
印人或持贖本求印毅然不可彼以販鬻餬口者猶能
恪守如是若今日收藏士大夫家熾然作偽以相炫獨
何心哉

黃庭堅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眉州想見其句
法雄沈書腕歷落之妙恨不得摹取一紙為朝夕之玩
黔州有嘉禾堂黃魯直書壁十五字猶在云涪翁晚策
杖至此觀江漲雨餘天欲涼

今世所傳石經乃偽蜀相母昭裔捐俸令張德釗依唐
太和本寫宋元祐中白元均補公羊穀梁二傳宣和間
席升獻又刻孟軻書范成大又云孝經論語爾雅廣政
甲辰張德釗書周易辛卯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
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
不知何人書皆蜀士筆也今人見具楷法類虞褚疑為
唐人未之考耳

黃魯直云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

聚散未嘗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又蕭然矣

宋嚴羽論詩姜堯章論書皆精刻深至具有卓見及所自運顧遠出諸名家後大抵議論與實詣確然兩事議論者識也實詣者力也力旺者能獲識識到者又能消力語云識法者懼每多拘縮天趣不得泛溢也觀白石書詠滄浪詩自當得之

漢魏以來圖書奇蹟梁元帝哀集極多江陵之亡盡付
烈焰陳隋稍稍搜聚至煬帝益富立二臺禁中一藏古
物一藏法書名繪江都之遊連艦自隨宇文變起倉卒
亦踵梁轍與寶玉俱焚唐文皇篤意翰墨購訪日盛秘
府所緘固充物也武后專制寵臣張易之奏請裝治因
令善工密為摹肖竊其真者自藏於家易之被誅薛稷
取去稷敗為惠文太子隆範得之而終焚於火宋淳化
所刻不知經幾番脫墜矣善學者不可出手眼神而

明之以索古人於象外乎

蔡卞日臨蘭亭一過東坡聞之曰從是證入豈能超勝
蓋隨人脚跟轉終無自展步分也

唐人臨蘭亭各自出一種意度右軍平日自書又每種
另出一意度非有意求異以八法精熟融爛胸中隨地
出之如水波雲葉初無定質可泥耳

唐人崇事法書具治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搨響曰硬
黃臨者置紙法書之傍睥睨纖濃點畫而做為之摹者

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搨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懸紙與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練色沈暗非此不澈也硬黃者嫌紙性終帶暗澁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為魚枕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大都施之魏晉鍾索右軍諸蹟以其年久本暗又所宗師故極意取之也臨書如雙鵠並翔各極其致不必為步驟之拘非於書有深詣者不能也以故屬之虞褚諸公以下

三者則趙模馮承素輩職耳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辨駁古今法書最為精刻乃其辨黃庭經一節實欠詳審伯思曰黃庭經帖為逸少書僕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逸少以穆帝升平五年卒後二年為興寧二年此經始降逸少安得預書之又按梁虞和論書表云山陰壘釀村養鸞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已具無

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兩章便合羣以奉義之為停半
日寫畢攜鷲去晉書本傳亦著是說然隱居與梁武啟
又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勸進樂毅等不審
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未之考耳而李太白乃
有黃庭換白鵝之句相習之謬也伯思自以為至當矣
不知右軍寫道德經換鵝又寫黃庭經換鵝自是兩番
事而太白詩亦兩見一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
陰遇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

籠鵝去何曾別主人一云鏡湖清水漾晴波狂客歸舟
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實互用之
也考道藏黃庭有數種有內景黃庭有外景黃庭又有
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魏夫人所出乃內景一
種係楊真人羲寫其外景經老君所作先出行世右軍
所書兩不相溷也張懷瓘書斷張彥遠法書要錄並載
右軍書黃庭六十行褚遂良右軍書目黃庭經書與山
陰道士具時真蹟自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

金史紀事本末 卷二
中見武后曝書太宗所遺者六十餘函有黃庭何所復
疑哉他人無誤止伯思自誤耳

北齊淮南經略使辛術於廣陵獲得傳國璽送於鄴文
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
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
敗沒於劉聰聰敗沒于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漢
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於建業歷宋齊梁
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授景南兗州刺

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馬術少愛文史晚更勤學
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貨物一毫無犯唯
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
徒名畫二王以下法書數亦不少

杭州邵皇親墳吳越時法因寺基也後山壁上有司馬
溫公篆家人卦道勁可觀

趙文敏善用筆所使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
毫別貯之凡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則真草巨細

投之無不可終歲任之無敵矣故公書點畫如碾玉鏈
金無纖毫遺憾也

寫數字必須蕭散神情吸取清和之氣在於筆端令揮
則景風洒則甘雨引則飛泉直下鬱則怒松盤糾乍疾
乍徐忽舒忽卷按之無一筆不出古人統之疊疊自行
胸臆斯為翰墨林中有少分相應處也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首

帖

王平南廐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言吾諸事不足法惟書畫可法後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

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周興嗣集句成韻一夕編成鬢髮皆白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江南諸寺各留一本

王右軍先諱正故法帖中謂正月為一月為初月其他正字率以政代之

山谷云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學書執筆有高下虞永興云筆長不過六寸真一行二
草三指實掌虛

歐陽文忠云予書常使腕運而指不知

鄭子經云小字法在掌指大字法兼肘腕魏晉間帖掌
指字也

昔人云顏魯公學不如其人于麻姑壇記見之詞不如
筆楷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于爭坐位帖見之

晉人書法在態中故圓而多逸唐人態在法中故方而多道宋初諸人猶遵唐矩至四大家而唐法盡變競為傾側矣

虞伯生云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方知古法又云長睿書不逮言惟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紹彭號翠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摹定武蘭亭其子嗣昌刻智永千字文蓋世有書學者

金人王庭筠與趙秉文党懷英同負書名秉文號閒閒

居士

九江碑工李仲寧工于刻字崇寧初詔郡國立黨人碑
仲寧不肯刻曰小人家舊貧窶賴開蘇內翰黃學士詞
翰遂至溫飽今以為奸不忍下手時論賢之

山谷草書青蓮秋浦歌一卷後自跋云已所作草書舉
世並謂佳獨錢穆父以為俗反自思省盡改去俗則世
人見之則又不謂佳嗟乎去俗之作安能責俗人賞識
此政宜世人不識為佳王子敬有言外人那得知誠然

矣

朱巨川告身一為顏魯公書一為徐季海浩書巨川以
試評事兼縣令別無功德表見止以名蹟之垂照耀于
古

米元章書從褚登善悟入登善深于蘭亭為唐人秀類
第一

宋高宗嘗以蘭亭賜太子令寫五百本更換一本

十七帖硬黃本汝陽王思延得于燕都濟南邢子愿借

之摹勒上石

米襄陽好書天馬賦其最得意為擘窠大字後題云為平海大師書後園水丘公觀後有黃子久諸人題跋子久云展視之時有大星貫斗而墜其聲如雷

柳誠懸有小楷清靜經云真護命經宋搨下真蹟一等嘉禾項氏又藏其度人經真跡精妙絕倫

宋人閣帖不入顏平原蓋顏書宋初不甚宗尚至蘇黃諸公始知推尊如子長史記晉魏皆不甚行而班掾最

著古人精神發露故有時也

文待詔每旦必書千文一卷

黃山谷曰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又曰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如右軍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又曰用筆之法欲雙鉤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又曰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百年

如有別書者乃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
痕王右軍錐畫沙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
靖銀鈎蠶尾固是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又曰
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具工處今
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嘗偏得其人醜惡處如今人作顏
體乃具可慨然者

東坡先生云真書難于飄揚草書難于嚴重大字難于
結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

趙子固孟堅云學晉必從唐人則有間架牆壁僅有三
馬化度九成廟堂耳三書之法平正恬澹分間布白行
筆停勻不可使一高一低一斜一欹少涉世俗俗之從
生始于徐浩為書須戒徐會稽之濁李北海之狂濁在
跛偃狂在欹斜魯公之正具流也俗誠懸之勁具流
也寒態度者書法之餘骨格者書法之祖草書雖
連綿宛轉然須有停筆惟大令館秋蛇為文皇所譏至
旭素始作連綿此黃伯思簡齋堯章所不取也要之晉

卷二
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嚴中蕭散為勝耳

翟伯壽問書法於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

姜堯章曰字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住住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適然而真以轉而益適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書以疎為風神密為老氣遲以取妍速以取勁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說見於昌黎
送高閒上人序

虞伯生云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

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有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
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于即之之惡謬極矣

白鹿峯陸樗自歎有蘭亭癖

顏平原云張長史雖天姿超逸妙絕古今而楷法精詳
特為真正余見長史草書墨蹟獨具楷書即古帖中亦
未見之

研北雜志云姜堯章作絳帖評旁證曲引有功于今古
趙子固曰姜堯章為書家申韓

顧信字善夫居太倉善筆札從趙文敏公遊每得文敏書即鑱諸石真一亭中扁曰墨妙文敏為其好學樂為之書嘗為杭州軍器局提舉

右軍去郡之後有告墓帖既避王述遂終不出然蘭亭黃庭皆在爾時始出米芾所謂右軍妙蹟去郡方佳

書家矜式宜寶蘭亭至於聖教序宋人謂為院體專書官誥趙子固言其逸筆處不知懷仁從何取入使後人未做義帖先為此俗態觀之可惡

陸子淵云蘭亭無下榻蓋正本既佳得其一枝半節皆可名世

智永書千字文八百本其真蹟舊在江西袁簡肅家會稽董仲舒家又有不全本在董思白家若刻本則薛氏刻於大觀中余曾見彼時初榻

唐文皇裝潢鍾王真蹟以上者居前下者居中中者居後

米元章云褚臨蘭亭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

金少... 卷二
中二筆相近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起處懷字內折筆
抹筆皆轉側偏而見鋒斲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
之于斲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

東坡作書于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司
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卷宋景濂題云閱此帖者當知
治亂之機所係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鍾繇摹正考父鼎銘字大如拳非分非篆紙則蟲剝蝕
盡獨字墨不剝署云庚午五年九月鍾繇摹後有唐太

宗宋徽宗理宗元皇慶四御跋

蘭亭叙六朝時已有石刻今尚有開皇本是隋時所刻
唐文皇見刻本遂訪真蹟於越州辨才得之命湯普徹
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本相似至宋
始獨稱定武為歐陽詢摹下真蹟一等羣公聚訟緣此
而起

沈存中云唐太宗力購羲之真蹟唯樂毅論乃右軍親
筆於石而鐫之以為家法者昭陵之殉亦以石便於焚

耳後溫韜盜發其石已碎用鐵束之皇祐中高紳學士之子安世為錢塘主簿存中就其家見之末後獨一海字李君實云十年前贖得一本正海字獨留本其闕處有叙書脩字數個蓋歐陽文忠再拓本也王獻之保母帖乃親書於紙而刻之

右軍快雪時晴帖舊在元內府延祐五年出示羣臣令劉賡趙孟頫圖卜德勒題跋相傳此為右軍正書今在真行之間米老亦有此疑

徐文長渭云臨摹蘭亭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

王平南虞得索靖書一紙永嘉喪亂乃四疊於衣中以渡江

虞世南奏草真蹟中云伏蒙聖慈以臣進呈孔子廟堂記石本特賜臣晉石將軍王羲之黃銀印一顆臣已祇受

唐人書歐虞褚薛皆有蹊徑學之輒易肖似惟顏魯公

正書易學行書難摹如爭坐位祭侄文乞米帖鹿脯帖
馬病帖送明遠太冲贈裴將軍皆宗右軍而風神絕類
立於不測令人轉迷

眉山詩曰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
不學可貌妍容有頰壁美何妨擘端莊雜流麗剛健含
婀娜數語極書家妙境

昔人云羲之五十書成黃山谷亦自紹聖乙亥謫黔中
得藏真自序于石陽林宗落筆頓覺超異時五十餘矣

老而好學猶足名世書此自箴無以年自棄也

王文安英題朱子墨蹟云常讀文公先生書字銘曰握
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又曰故意則荒
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夫書六藝之一也學者
之餘事而有至理寓焉去古既遠世之學書者以姿媚
妍麗為工而所書者則又多艷辭俚語無益於世是以
先生之所謂一者敬也敬存於心則不至於荒惑而書
之體自得有事於此乃能神明其德先生於書其敬且

爾在他人可不慎哉

書史會要王曠導從弟與衛氏為中表故得蔡邕書法于衛夫人以授于羲之則是右軍父子皆經衛指授也衛受筆法于蔡琰書法之傳在二女子亦自一奇

古來奸雄多工書如李斯趙高曹操鍾會劉曜王敦桓溫劉裕劉毅桓元郗超朱溫之屬下至盜賊亦有之梁虞蘇論書表云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劇賊乃亦嫻此真可怪也戴若思亦工書

虞又云謝靈運母劉氏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特多
王法昔人云王氏例能書謝氏例能詩按謝氏自文靖
度肩吾書品已來尚奕萬悔數方明靈運惠連綜靜朏
列中之上

藻皆擅書名乃至道韞亦云善書知前賢未為篤論也

謝氏蘭玉集自安石歷梁陳凡作者十六人吳興
江闡序安石移葬長興之九鴉岡見吳興掌故集

世嗤奴書為不足貴法帖中如吳琚之學米元章王誥
之學蘇東坡俞紫芝之學趙松雪錢溥之學宋仲溫黃
省曾之學祝枝山俱能入其室亦稱甲觀然則師法前

金
卷二
人亦學者所不廢但欲得其神理即可傳耳至吳原博
之學東坡竟無一筆不似亦不能出其範圍迄今原博
書猶人所共珍也

米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而魯直集中有答
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同蘇翰林元論
也乃知二公書素不相可如此見却掃編

文海披沙記筆之異者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歐
陽蘭臺用狸毛為心蕭祭酒用胎毛為柱張茂先用鹿

毛陶隱居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百紙狸毛
可書八百紙又有豐狐蚺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
雖奇品而醇正得宜不及中山兔毫若淇泉之鴨毛雀
雉毛但取五色相間為觀美耳

曹蜎李志與右軍同時亦能書南唐王文秉工小篆自
號王逸老意欲與逸少相抗皆以其人猥瑣世不與其
書名東坡居士從遊者尚有高述潘岐以人品平平不
得與秦晁張同稱今人不能自樹徒知攀附勝流竟何

益耶

唐張旭以草聖名世畫墁錄云長安府錄廳有唐吏部郎官題名碑張長史書序楷法整若軍陣云云世言張長史書法傳顏魯公觀此信然

韻語陽秋云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本自臨搨臨竟并臨本真本還其家今自擇其一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古人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

癡虎頭人之嗜好耽著乃至於此元章嘗欲以九物換
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歉然張芸叟作詩云倩君出
奇帖與此九物併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滄溟可以警膏
肓於書畫者

詩話總龜云東坡跋元章所收書畫地為餅未必似要
令癡兒出饒水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日行天
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鉤輒斬趾皆譏元章患淨病及好
奪取人書畫語

金史卷之八十三
卷二
唐僧智永為王右軍七世孫皎然為謝康樂十世孫二
僧詩字名家不忝其祖

學書與學畫不同學書有古帖易於臨仿即不必宋唐
石刻隨世所傳形模輒似趙集賢云昔人得古帖數行
專心學之遂以名世或有妙指靈心不在此論矣畫則
不然要須醞釀古法落筆之頃各有師承略涉杜撰即
成下劣不入具品况於能妙

大觀帖宋徽宗以閣帖摹本出王著手未為精確詔龍

大淵等重將禁中所藏真蹟刻石標題官闕亦有改定
蔡元長之筆也評書者謂在淳化帖之上好古之家每
得一二卷以為奇寶

蘭亭無下榻謂其真蹟既奇絕摹刻雖失真亦各有所
近如得肉得骨之論但定武唐本得其神耳秦中石刻
流傳於上黨者娟秀溫潤當是褚河南所摹未知王順
伯尤延之曾經辨論否然右軍風神宛然可想

老米研山易薛紹彭甘露莊既易復請見靳固不出米

老詩云雖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紹彭真忍人哉

宋人名手作獨樂園圖與軻川嵩草堂並傳畫苑點綴
司馬君實許大富貴相當時實止一畝居耳園無廣狹
相也白香山自謂東都有美酒者無不造有名園者無
不遊圖無人我相也維摩居士毗邪文室攝取三千世
界如陶家輪忽復不見是有無相亦不可得也

澄清堂李後主所刻石賀知章所摹五代時朱溫之子
亦刻石所謂貞明帖也宋太宗因之以刻淳化閣帖王

著摹手頗癡肥多肉失賀監之意雖聲價最高不堪並
視有膚清神清之辨矣

宋時聚訟定武蘭亭有損本不損本五字七字之辨近
世於聖教序亦然若唐石唐拓流傳海內者未嘗一見
所見唯宋搨唐石耳而紛紜何以顯五字無有完善內
至於出二字蹤跡俱不可尋矣

智永為虞世南師作永師書當思永興用筆乃不笨鈍
作虞書當思永師用筆乃不板結趙文敏六體千文惟

楷書絕類智永蓋以虞伯施叅合為之遂為古今之絕
王雅宜學虞不免奴書之謂文太史日寫智永千字文
一本字形頗相肖而筆稍偏矣

蘭亭叙為宋人聚訟此實右軍真血脉然王順伯尤延
之諸人專重定武一刻無論定武難致果如趙子固捨
命寶之日夕臨做亦有禪家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之喻
巖頭云須一一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去始是了手
山谷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真篤論也

陸文裕公跋云蘭亭無下榻蓋正本既佳得其一枝半節皆可名世梅檀之林必無雜樹

黃要叔父子寫生頗費時日白石翁以頃刻工力敵之而氣韻生動神采煥發所謂以少許勝人多多許具於連城之賞則均且逸品在神品之上信然

董華亭書坡公大江詞即以其筆法書之米元章謂東坡畫字趙子固又云偃筆之病誤我蘇公然山谷有云子瞻書為今代第一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

氣自非書家所能爭長也

山谷老人得筆於瘞鶴銘又叅以楊凝式骨力其歌側
之勢正欲破俗書姿媚昔人云右軍如鳳翥鸞翔跡似
竒而反正黃書宗旨近之蓋兄事蘇而弟蓄米自負不
小

唐貞觀時楞嚴猶未經翻譯永興破邪論亦世諦流布
耳顏魯公頗事道言李北海但作碑版懷素著袈裟犯
飲酒戒草書狂縱不足與寫經手較量功德唐世學書

甚盛皆不為釋典所用梁肅房融其書不稱惟裴休深
於內典兼臨池之能淳熙帖所刻是已至蘇黃兩公大
以翰墨為佛事書不及唐其深心般若故當勝也

古人書皆以奇宕為主絕無平正等勻態自元人遂失
此法余欲集閣帖中最可見者作一書譜所謂字如算
子便不是書拙筆便當念此自然超乘而上

書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蓋王著輩絕不識晉唐人筆
意專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須奇宕瀟灑時出新致以奇

金史曰人... 卷二
為正不主故常此趙吳興所未夢見者唯米癡能會其
意耳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隱居大令帖幾種為宗
餘俱不必學

月儀帖本出索靖後多散逸不傳此多唐人擬作者筆
法亦宗索靖具虛和天矯間有豹奴遺意大都為章草
者必兼右軍乃合不則宋刻輩耳

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其舉
止笑語真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

楊羲黃素黃庭經真蹟趙文敏有長歌乃其所藏也楊書以郝氏為師不學右軍父子然翩翩有冲霄之度實自餐霞服炁中來非臨池工力所能庶幾也米元章待訪錄云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

內景經全在筆墨畦迕之外其為六朝人得意書無疑今人作書只信筆為波畫耳結構縱有古法未嘗空用筆也善用筆者清勁不善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有分別一字中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

書家以分間布白謂之九宮元人作書經云黃庭有六分九宮曹娥有四分九宮是也信本千文真有完本具於胸中若構凌雲臺一一皆劑而成者米南宮評其真書到內史信矣欲學書者先定間架然後縱橫跌宕惟變所適耳

孫過庭云既得平正須追險絕書為工惟顏行與景度草得之景度好題寺壁不甚書縑素即宣和所收亦復寥寥蘇米皆學其書故每多推重

東坡先生少學蘭亭故其姿媚似季海至酒酣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筆圓而韻勝挾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

東坡云詩至於杜書至於顏能事畢矣然如畫家評畫神品在逸品之下以其費盡工力失於自然而後神也真誥云仙官皆有職事不如仙人之未列等級者為游行自在書畫皆然即顏書最傳為祭侄爭坐位乞米帖皆無矜莊天真爛漫故楊少師李西臺蘇黃蔡君謨皆

宗之也

惲氏說畫小記

南宗以唐王摩詰維荆洪谷浩為祖開文人筆墨遊戲法後至董源號北苑南唐人高逸沈古元四大家皆宗之黃公望字子久號大癡又號一峯最近巨然巨然北宋僧亦師北苑者也故今稱董巨但一峯用正峯長皴數筆則得自北苑也倪瓚元鎮號雲林又號迂翁學北苑兼洪谷意所以獨逸在三家上吳鎮仲圭號梅花道

人獨得北苑墨葉兼巨公之長最為沈鬱黃鶴山樵王
蒙叔明初師北苑後兼摩詰細麻皮皴極鬱密渾厚其
用墨意不離北苑要之黃倪吳王四家總出北苑而各
不相似所以能高自立家若如出北苑一手縱極肖已
落第二乘矣豈能與北苑並傳不朽者乎如近世王絛
楊基張羽徐賁皆以筆墨遊戲得元人意致亦各成家
文徵明沈周仇英唐寅未嘗相襲而董宗伯其昌復宗
北苑繪苑風流賴以復振云北宗以南宋劉李馬夏為

標表劉松年李唐馬遠夏圭四家各有奇妙李晞古境界極險然命筆太刻畫至於開闢奧僻一路使人不可到劉極精工然不及李馬遠畫人間傳者絕少澹蕩蕭曠之趣間于殘軸斷幅中得之夏禹玉筆墨最為深沈又極靈秀創境亦高奇但所畫皆浙中山水耳世傳北宗以唐李思訓昭道父子為祖即世號大小李將軍者俱極工整麗密之致由劉李馬夏輩觀之豈復有二李遺意耶故北宗以李將軍論則可謂衣鉢失傳者矣余

因斷自劉李馬夏始近人言北宗者惟仇唐仇不及唐之高秀而精工之極又得士氣此最不易得在浙則戴靜庵文進遠宗馬夏然視仇又千里矣因歎息久之暇日偶與正叔論畫遂記其語

唐荆浩畫山水賦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隱隱似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看兩蹊此其法

也凡觀山水先看氣象後辨清濁遠山不得連近山遠
水不得連近水山腰回抱寺觀可安斷岸頽堤小橋可
置凡作林木遠者疎平近者森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
枝硬生于土者修長而挺直長于石者拳曲而伶仃古
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山形不得重犯樹頭
不得整齊山借樹為衣樹借山為骨樹不可繁要見山
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精神

畫

謝在抗五雜俎曰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
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
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
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託之寫意而止也張僧繇
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
竇建德安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
射免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
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

商山採芝二疏祖道元達鑠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而古人為之轉相沿做蓋跡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

古圖既不可見尚有散見其名目於載籍中者如曹不興元女投黃帝兵符圖宋炳獅子擊象圖張僧繇漢武射蛟圖衛協穆天子宴瑤池圖周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圖燕文貴七夕夜市圖葉仁遇淮陽春市圖王士元綠珠墜樓圖任才仲四更山吐月圖劉宗道照盆孫

兒圖李伯時嫁小喬圖無名氏佳人寒食圖趙子昂管
夫人烹茶圖周通李陵送蘇武圖何霸瀟湘逢故人圖
唐人邨田暝歌圖任南麓玉環並轡圖宋人美人却扇
圖張萱虢國夫人夜遊圖按其名目尚恍惚若見於目
中使人飛動不能自已况覩其真蹟乎董華亭常言名
畫不必驟見夢見三四度而後見之始佳予謂更不得
見亦正佳

畫家畫古人圖像皆須考其時代如冠烏衣褶車服之

類一有踏誤杜篡後人得而指之詩賦亦然宋史繩祖
學齋佔畢稱杜牧阿房宮賦煙斜霧橫焚椒蘭也二句
尤不可及謂六經止以椒蘭為香楚辭言椒漿蘭膏亦
然若沈檀龍麝等字皆出於西京以後近世文士作媿
好怨明妃曲而引用梅裝蓮步更為可笑此皆齊梁間
事漢時寧有之邪

吳道子畫鍾馗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抉鬼眼時稱
神妙或以進蜀主孟昶甚愛重之一日召示黃筌謂曰

若以拇指搯鬼眼更有力試改之筌請歸數日看之不足
以絹素別畫一鍾馗如昶指并吳本進納昶問之對
曰道子所畫一身氣力色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今
筌所畫一身氣力意思併在拇指是以不敢輒改此雖
論畫實詩文之妙訣讀史記漢書須具此識力

宋徽宗崇寧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做前人而物
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為工此近於空摹之
格至今尚之

居易錄宗姪茂京

原和

為予做荆關董巨倪黃諸大家山

水小幅十幀真元人得意之筆又自題絕句多工其二

云蟹舍漁莊略約邊柳絲荷葉鬪清妍十年零落荒園

景彷彿當時趙大年

西田園

橫岡側面出烟鬟小樹周遮

雲往還尺幅齷容寫荒率曉來剪取富春山

大癡富一春山嶺

日秋雨中茂京攜畫見過因極論畫理其義皆與詩文

相通大約謂始貴深入既貴透出又須沈著痛快又謂

畫家之有董巨猶禪家之有南宗董巨後嫡派元惟黃

予久倪元鎮明惟董思白耳予問倪董以閒遠為工與沈著痛快之說何居曰閒遠中沈著痛快惟解人知之又曰仇英非士大夫畫何以聲價在唐沈之間徵明之右曰劉松年仇英之畫正如溫李之詩彼亦自有沈著痛快處昔人謂義山善學杜子美亦此意也

王翬字石谷自號烏目山人常熟人畫與太倉王太常時敏王廉州鑑齋名江左稱三王辛未來京師頗自貴重其畫不為人作特作長幅及冊子八幅相遺其意濃

至可感竹垞題冊後云王翬老去畫尤工小幅吳裝做
惠崇曾上北高峯頂望村村風景似圖中八幅其一做
大癡溪山雨意圖一做王叔明小景一題夕陽山外山
做巨然一做趙吳興采菱圖一做北苑一做黃子久天
池石壁圖一寫唐伯虎詩意詩云吳山多近打魚磯磯
上家家住翠微曉日三竿人未起查查山鵲遠簷飛又
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
新雁題詩小著行

溪山漁釣一軸趙松雪畫故相國真定梁公家物也松
雪自題詩云桑苧未成鴻漸隱丹青聊作虎頭癡久知
圖畫非兒戲到處雲山是我師溪上先人之傲廬南山
秀色照庭除何時共買扁舟去看釣寒江縮項魚晉齋
識見超卓久與僕客京師情因洽甚今晉翁先得歸鄉
將與青山為主賓漁釣以自適僕情為之慙於具行畫
此以寄意且為後會之故事云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以文鳴與蘇黃遊又有李元中

字畫之工追蹤鍾王與李伯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出處相若今人但知伯時而已

唐詩人人多慕而寫之傳于畫圖如王右丞畫孟浩然吟詩圖之類故白太傅詩云兼聞好事者畫我作屏風前蜀房從真嘗畫常建冒雪入京圖見圖繪寶鑑

唐詩人以畫名家者首薛稷王右丞次鄭虔顧況張志和張諲劉商圖繪寶鑑云劉方平工山水樹石沂國公李勉甚重之又李林甫善山水類昭道思訓之子

林甫思誨子蓋從兄弟也

人知滕王元嬰善作蜂蝶不知嗣滕王湛然亦善畫花
鳥蜂蝶官至太子詹事

吳越王錢鏐善墨竹

畫家有兩李營丘北宋李成人皆知之南宋李永亦稱
營丘知之者殊少太原王稗登云李營丘以山水擅名
為宋畫院第一謂永也

古人一藝亦有家學程伯壽稽史云李伯時父虛一喜

藏法書名畫伯時自少好之遂悟古人用筆

宋僧智永成都人工小景長於傳摹宛然亂真唐智永以書名此以畫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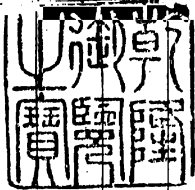
黃鶴山樵畫款或作王子蒙又或作叔銘

夏珪雪江歸棹卷於浦溆曲港間作鹿眼短籬叢竹蒙茸雪屋數椽掩映林薄極荒寒之趣

唐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召閣立本圖其狀閣外傳呼畫師閣立本是時已為

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瞻望坐賓羞悵流汗歸
戒具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
惟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
此技

書家謂索靖有一筆飛白書畫家謂戚文秀畫清濟灌
河圖中有一筆超騰迴摺逾五丈通貫於波浪之間予
謂文家亦有此訣惟司馬子長之史韓退之蘇子瞻之
文杜李韓蘇之歌行大篇足以當之



硯山齋雜記卷二